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强晓玲

值班责编：刘小草 吉玲 刘梦妮 雷琨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 88051377



~中国人的喜酒~

今世缘 特约刊登

~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



寻找入党章守护者张人亚

本报记者顾小立

一种什么样的觉悟，让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人，遇到危险时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的安全？

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让一位老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保管好儿子托付的物品，甚至不惜编造“儿已亡故”的谎言？

一种什么样的执着，让一个家族四代人用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接力”，走过大半个中国打探一位亲人的下落？

一种什么样的感动，让一位位与他素昧平生的人，不断踏上重访他生平足迹的道路？

张人亚，这个如今与100年前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曾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甚至连他的生平、下落都无从知晓。为了寻找他，许多人付出了大量努力。

寻找“张人亚”，或许已告一段落。寻找“张人亚”，或许也永远在路上。

“不肖儿在外亡故”

过去的事已告诉我了，所以我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张人亚手书

“儿子张人亚，到底去了哪里？”直到临终，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也没有等来这个问题的答案。

躺在靠窗的病榻上，双眼望向院子的大门，一次次期盼儿子归来的身影，是这位老人做得最多的一件事。

晚年的张爵谦，思维常常止不住地飘回过去，回到许多年前，他和儿子相见的第一面，还有和第一面时隔29年后，他和儿子相见的最后一面。

第一面，在初夏。那一年，儿子降生——

1898年5月的一天，张家祠堂后的一处大宅院内，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男婴被取名为守和，字静泉。

在清末的宁波府镇海县霞浦镇，张姓是一个大姓。从南宋末年起，张姓居民的祖先便为躲避战乱来此定居。张守和在家中的男孩里排行老二，“守和”的名字严格来源于族内“和”字辈的排行，寄托着族人对这个男孩成长的期许。

然而，这个男孩的一生，却没有选择单纯地“守和”。

张守和的童年时期，正值国内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之时。1906年，堂兄晚荷先生在张家祠堂内主持开设了霞浦学堂。依照族人的安排，张守和来此读书。

尽管出身秀才，但晚荷先生的思想却十分进步。在他的课堂上，时常能听到在当地人看来“离经叛道”的反帝反封建主张。

当然，这引起了不少反对。

晚荷先生设在祠堂内的教室，几度被人蓄意毁坏。不过，他丝毫不为所动，还把学堂搬到了自己家中，坚持办了下去。

张爵谦记得，在晚荷先生的影响下，年少的儿子也不再循规蹈矩。他曾自作主张，干了一件令族人头皮发麻的“叛逆”之事：邀集几个同学一起，敲坏了家乡庙里的“泥菩萨”。

15岁那年，张守和离家前往上海，成为老凤祥银楼的一名金銀首饰制作工人。

在上海，这位心忧天下的青年接触到更多先进的革命思想，目睹了当时工人生活的真实状况，决心为改善工人生活做一些事情，而他的表现，也引起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注意。

在上海，张守和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张人亚。

渐渐地，这个新名字用得越来越多。“人亚”两个字，在上海工人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1922年对于张人亚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经历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之一；

第二件，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他在会议结束后，获得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等重要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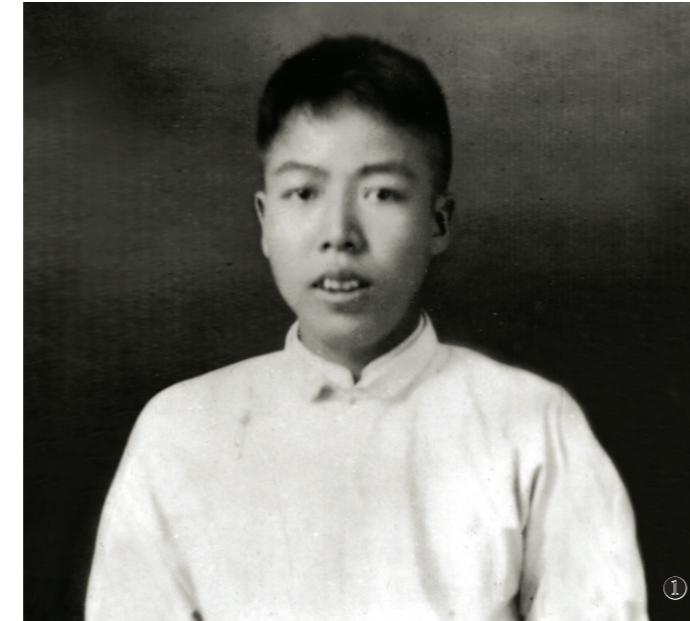


图1：张人亚像。
图2：张人亚的衣冠冢。
图3：保存于张人亚党章学堂的中共二大党章复制品。
张人亚党章学堂供图
图4：2022年6月8日，张人亚之侄张志成在张人亚故居的一块展板前伫立沉思。
本报记者顾小立摄



第三件，时年只有24岁的他，领导了上海五金业工人大罢工。

张爵谦对儿子在上海所做的事情并不关注，他最初也弄不明白到底什么叫“工人运动”。晚年的他只是时常想起，在父子俩并不算很长的相处时光中，真应该多为儿子做点什么。

战友和同事们，会不会知道张人亚的下落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张静茂等曾在报纸上刊登过启事，也曾通过写信等方式联系过当年可能和张人亚共事过的人打探情况，却没有得到过确切回音。

在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年代，这样的寻找就是大海捞针，难有成效。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

距离张人亚最后一次回乡过去近78年后，事情忽然迎来了“转机”。

2005年4月的一天，张静茂的孙女张建优在上网时偶然得知：在衣冠冢内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珍藏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这些文件和书刊里，有张人亚先前获得的第一部党章，还包括《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等文献。

为什么要“秘密”保存呢？张爵谦没有多问，但他马上答应下来。

怎样才能做到“秘密”呢？张爵谦眉头一皱，想了一个奇招：他编了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衣冠冢，接着用油纸裹好文件藏进棺柩里。

张建优如获至宝。她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叔叔们。

次日，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等一行三人来到一大会址纪念馆。在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掌握了关于张人亚革命活动的一些信息。

张家人得知，1927年张人亚离家后，曾前往当时的中央苏区工作。于是，当月张人亚几位后代便相约从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分别出发，到瑞金会合，寻找张人亚的踪迹。

一番番寻访后，张人亚生命轨迹中曾被迷雾重重笼罩的部分，渐渐清晰起来——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不久后就来到这里。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等职务，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方面的书籍。

为了提高效率，张人亚后代开展了密切合作：张静茂的大儿子张时才在嘉兴做后方的“总参谋”；二儿子张时华住在上海，主要在上海查找资料、联系相关部门；在江西的张家人为了查找中央档案馆中的资料，专程往北京跑了三趟……

终于，在一份1933年1月7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张家人找到了一份《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悼词。悼词写道：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人亚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这是

乡人们会不会知道张人亚的下

落呢？

由于张爵谦长期守口如瓶，上世纪中叶的霞浦人，并不清楚衣冠冢的“真相”。在寻找张人亚这件事上，自然帮不上什么忙。

战友和同事们，会不会知道张人亚的下落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张静茂等曾在报纸上刊登过启事，也曾通过写信等方式联系过当年可能和张人亚共事过的人打探情况，却没有得到过确切回音。

在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年代，这样的寻找就是大海捞针，难有成效。

幸而，天无绝人之路——

距离张人亚最后一次回乡过去近78年后，事情忽然迎来了“转机”。

2005年4月的一天，张静茂的孙女张建优在上网时偶然得知：在衣冠冢内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珍藏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这些文件和书刊里，有张人亚先前获得的第一部党章，还包括《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等文献。

为什么要“秘密”保存呢？张爵谦没有多问，但他马上答应下来。

怎样才能做到“秘密”呢？张爵谦眉头一皱，想了一个奇招：他编了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衣冠冢，接着用油纸裹好文件藏进棺柩里。

张建优如获至宝。她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叔叔们。

次日，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等一行三人来到一大会址纪念馆。在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掌握了关于张人亚革命活动的一些信息。

张家人得知，1927年张人亚离家后，曾前往当时的中央苏区工作。于是，当月张人亚几位后代便相约从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分别出发，到瑞金会合，寻找张人亚的踪迹。

一番番寻访后，张人亚生命轨迹中曾被迷雾重重笼罩的部分，渐渐清晰起来——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不久后就来到这里。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等职务，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方面的书籍。

为了提高效率，张人亚后代开展了密切合作：张静茂的大儿子张时才在嘉兴做后方的“总参谋”；二儿子张时华住在上海，主要在上海查找资料、联系相关部门；在江西的张家人为了查找中央档案馆中的资料，专程往北京跑了三趟……

终于，在一份1933年1月7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张家人找到了一份《追悼张人亚同志》的悼词。悼词写道：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张人亚同志，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这是

乡人们会不会知道张人亚的下

落呢？

由于张爵谦长期守口如瓶，上世

代人怎么会知道张人亚的下落呢？

张人亚的下落，终于有了眉批。

张人亚的下落，终于有了眉批。